

# 韩文琐札

吴小如

予自童稚，即从父师诵习韩文。长而涉世，虽僭大学讲席，而往往蹈于游谈无根之习。儿时所诵，悉已忘之。丙丁以来，偶得余暇，记忆所及，因成此札。倘假以岁年，秉烛发愤，重读韩文，当续成之也。 辛亥岁国庆前二十日记于北京西郊。

## 一 《杂说一》

茫洋穷乎玄间。

《杂说一》：“然龙乘是气，茫洋穷乎玄间。”《古文观止》释“茫洋”为“云水之气”，大误。桂馥《札朴》卷四“望羊”条云：“《春秋元命苞》：‘武王柔肩望羊。’《晏子春秋》：‘杜扃望羊待于朝。’《大戴礼》：‘武王望羊。’哀十四年《左传》：‘长而上倮望视。’杜注：‘目望羊。’字又作‘洋’。《庄子·秋水篇》：‘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若而叹。’《释文》云：‘司马、崔云：眈洋犹望羊，仰视貌。’馥按正作‘阳’，《论衡·骨相篇》：‘武王望阳。’”小如按：《释名·释姿容》：“望羊，羊，阳也。言阳气在上，举头高，似若望之然也。”毕沅《疏证》：“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‘眼如望羊。’与下文‘举头高似若望之’之谊合。”近人阮毓崧《庄子集注》于《秋水篇》注云：

“洋或作羊。洋、羊皆阳之假借。《论衡·骨相篇》：‘武王望阳。’言仰望太阳也。故司马及崔以‘望洋’犹‘望羊’，皆训为仰视貌。”今按，“茫洋”犹“眈洋”与“望羊”，仰视之貌。韩此文正用《庄子》，状龙昂首仰视，高飞于天。如释为“云水之气”，则与下文了无关涉矣。惟“望洋”叠韵，乃联属词，不得释为“仰望太阳”，阮说亦病穿凿。

薄日月，伏光景，感震电，神变化，水下土，汨陵谷。

《杂说一》状龙之灵怪，叠用此六句。自句法结构言之，似皆为动宾式，上一字为动词，下二字为宾语。然第四句“神”字实为状词，以状动词“变化”者也。至每句下二字之结构，前三句又与后三句异。前三句宾语为并列式名词；第四句“变化”实谓语而非宾语；后二句之“下土”、“陵谷”，其义为“下之土”、“陵之谷”，“下”、“陵”非与“土”、“谷”并列者也。“神变化”一句之外，其他五句之上一字虽皆动词，修辞亦小有异。如第五句之“水”字，即以名词为动词者，其义为降雨。所以不用“雨”而用“水”者，状雨之大也。自文义言之，“神变化”为虚，其它五句为实。自次第言之，则“薄日月”而后“伏光景”（薄，迫也；“伏”训“藏匿”，犹今言潜伏），光景伏而后“感震电”（感训“触”，训“动”），其变化通神，而后大雨滂沱，汨没下土之陵谷。上一句皆下一句之因，下一句皆上一句之果。虽皆为三字排句，而无雷同之病。此昌黎所以为文章之伯也。

## 二 《师说》

传道受业解惑。

《师说》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下文云：“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，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”自世采堂本《韩集》以下诸本，“受”、“授”二字皆前后

不同。而坊间选本如《古文眉詮》、《唐宋文醇》，则擅改上“受”字为“授”，其实非也。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二句，盖承首句“古之学者”言之，言学者求师，所以承先哲之道，受古人之业，而解己之惑也。非谓传道与人，授业与人，解人之惑也。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传不习乎？”“传”有授、受二义，或释为传道与人而已反不习，或释为虽得师之传而已不习。韩文此二句正谓求师之举，为学者所当务。下文言“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”，仍自受业之一方言之，故开端“受业”之“受”，必为承受之义而非授与之义无疑也。下文之“授”，为授与之义甚明，不得因下文之“授”而遽改易上文之“受”。或以为上古“授”、“受”二义本为一字，可以通用，韩愈好古，故以“受”为“授”。此说尤误。夫“授”、“受”既已分为二义矣，宋元诸版本之文字亦既互异矣，而竟强同之，不亦厚诬古人乎？安在其实事求是也！

### 三 《进学解》

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。

《进学解》：“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，投闲置散，乃分之宜。”近人于前二句，或释为“一动就受到毁谤，名声也跟着毁坏。”（《古代散文选》中册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印行。）其实非也。上文云“动辄得咎”，与此“动而得谤”正相呼应；上文云“三年博士，冗不见治”，与此“投闲置散，乃分之宜”正相呼应。此易知者也。如释为“名亦随之而毁”，则其病有二：一、添字解经，前人所忌；二、与上下文义相枘凿。盖上文国子先生以孟、荀二大师相譬况，夫孟、荀皆不遇而有大名，己之学行远逊孟、荀，而所遭际则已远胜孟、荀，且能“乘马从徒，安坐而食”，此当引为鉴戒者也。方己动辄得谤之时，声名亦随之而至。此其终不免为“圣主”所“诛”、“宰臣”所“斥”矣，岂不殆哉！倘“投闲置散”，则谤无由兴，声名亦

将没世无闻，是诚大幸也。斯乃善“称”“己量”，明哲保身之道，即所谓“乃分之宜”也。其意盖谓己之不遇，病在业之不精，行之不成，非有司之不明不公；与孟、荀之虽“优入圣域”而竟终身不遇者，固不可同日而语也。

#### 四 《张中丞传后叙》

巡起旋。

《张中丞传后叙》云：“且将戮，巡起旋。其众见巡起，或起或泣。”小如按：《左传》定公三年：“夷射姑旋焉。”杜注：“旋，小便。”近时选本于此句皆失注。

#### 五 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

必曰丞至以相訾訾。

《记》云：“……丞位高而逼，例以嫌不可否事。……官虽尊，力势反出主簿尉下。谚数慢，必曰‘丞至’，以相訾訾。”前人句读，皆于“必曰丞”下绝句，而以“至以相訾訾”为一句。疑非是。“数”读上声，责也。“慢”同“嫚”，轻慢侮辱之谓。此言俗谚以“丞至”为斥责侮慢之词。“丞至”，犹言丞来了，“訾訾”犹言诋毁。此二句意谓人或以“丞至”之语加之于所轻慢之人，而所轻慢之人又以他语反斥之，相互为诋毁也。如以“至”属下句，则谚语仅一“丞”字，似属罕见；且下句之“訾訾”与上句之“数慢”，于义本无深浅之分，以“至”为连接副词（犹今言“甚至于”），则上下文反不易得解矣。或疑以“至”属上句，则为两偶字句（每句四字），似非韩文古奥奇崛之体。此亦但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夫修辞所以奇崛，正以字句奇偶互为错综耳。倘无偶字句，何以见奇字句之突兀耶？读下文“种学绩文”以下，叠用四偶字句，文气乃益振，可以悟文章参差错落之理矣。

## 六 <与冯宿论文书>

实有意思

《书》云：“辱示《初筮赋》，实有意思。但力为之，古人不难到。”今口语犹言“有意思”，殆始于唐人语耶？然宋人王明清《挥麈录余话》卷二，录有王俊《首岳飞状》，中多当时口语，有云“动后甚意似”。“甚意似”，犹今言什么打算，什么想法，与今用法相同，而字则不作“意思”。因疑韩文“意思”，非今通用之义。按桂馥《札朴》卷四云：“《玉篇》：‘意，思也。忆意不定，往来念也。’《礼记·大学》《正义》云：‘总包万虑谓之心，为情所意念谓之意。’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‘非意之也。’注云：‘意，心无所虑也。’《正义》云：‘谓于无形之处用心思虑也。无虑即虑无也。’……”然则“有意思”者，谓冯宿殚思竭虑以为文章，故韩愈读之能见其用心也。今言善为文者谓之“有创造性”，当与此语之义为近。

附记：《首岳飞状》中存宋代口语词汇甚多，“意似”其一也。外此尚有：一、“交”——如“朝廷交更翻(番)朝见”、“交我救他”、“若朝廷不肯交相公来时”、“待我交你下手做时”(例甚多，不悉举)，“交”今作“教”或“叫”。二、“遮”——如“我遮人马动”、“待我遮里兵才动”，“遮”今作“这”；宋元人词曲亦有作“者”者，如“者番”、“者遭”，即这一次、这一回也；然此状中亦已有“这”字，或当时已“遮”、“这”兼用，或“这”系后人改笔。三、“恁”——如“今自家恁都出岳相公门下”、“他恁有事”、“将来必共这恁一处”，前二“恁”字元人杂剧及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作“每”，今作“们”；“这恁”，即这么，与上二“恁”字用法不同。四、“做”——如“你做我覆知太尉”，此“做”字有“给”、“替”之意，“你做我”，犹言“你给我”、“你替我”。今已无此用法矣。